

最高法院谋杀案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尹富林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情节曲折惊险的探索小说。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正在审理一件人工流产案，突然，法院主任秘书克拉伦斯在此时被人枪杀，谋杀的地点就在审判厅。谁是凶手？首都警察局的马丁·泰勒探长和司法部派来的苏姗娜·平切斯小姐搭档，共同调查此案，一个个疑点出现了：法官蔡尔斯在朝鲜战场上声名显赫，有人说是假的，而死者克拉伦斯最知其中奥秘；八十二岁的法官康诺弗年轻貌美的妻子，与克拉伦斯关系暧昧；死者与其父亲的女秘书经常厮混……马丁探长和苏姗娜小姐终于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理出了头绪，并揭示了此案的政治背景。

作者玛格丽特·杜鲁门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女儿，也是美国犯罪小说的著名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0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0
第七章.....	42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5
第十章.....	58
第十一章.....	68
第十二章.....	72
第十三章.....	79
第十四章.....	83
第十五章.....	92
第十六章.....	98
第十七章.....	106
第十八章.....	114
第十九章.....	121

第二十章.....	128
第二十一章.....	152
第二十二章.....	166
第二十三章.....	181
第二十四章.....	190
第二十五章.....	199
第二十六章.....	209
第二十七章.....	219
第二十八章.....	225
第二十九章.....	239
第三十章.....	250
第三十一章.....	259
第三十二章.....	269
第三十三章.....	277
第三十四章.....	295

第一章

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十位法官身穿黑色长袍，从紫色的帷幕后走出来，在洪都拉斯红木做成的威严的法官席上各就其位。准备参加首场辩护的律师们坐在法官席前下方的一张长桌旁。桌面上放着拍纸簿子，二十支十英寸长的鹅毛笔工工整整地摆在每本簿子上，这是最高法院最早时期留下的传统。一位年事甚高的律师身着晨礼服，其余的律师身穿浅黑色职业套装。

“开始吧！”坐在法官席中间的首席法官乔纳森·波尔森说。此人秃顶，脑后有几簇白发，鹰钩鼻子，上面架着副金丝边眼镜。他用修长的无名指按在自己的脸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对那些请求允许出庭的律师们的介绍。

“同意进场，”波尔森道。执事忙着让那些律师们宣誓。“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光临，”波尔森说，“现在让我们来审理第一件案子——‘尼得尔—伊利诺斯’州一案。”

一位年轻的律师走到讲台上，将那活动讲台升高了些，然后把长长的法律文本摊在上面。他的头发乌黑发亮，长长的脸上嵌着几颗麻子。“首席法官先生，愿法院圣明，”他带着洪亮的嗓音说道，“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原告试图在嫌

的家乡——伊利诺斯州寻求人工流产……”

波尔森仰靠在他的黑色皮椅上，一边听着那位律师的开场白，一边望着这幢宏伟壮丽的审判厅：它的尊严，它的美丽，它的那些用西班牙和意大利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墙壁和圆柱，那血红的地毯和帷幕形成的鲜明对照，无不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他的正前方的西墙上方，是一块大理石雕刻的三十六英尺长的神灵中楣。波尔森漫不经心地分辨着每一个象征性人物：生着双翼的女神灵两侧是智慧神和真理之神，左边立着善良诸神：安全神、协调神、和平神、慈善神和贞操之神；另一边站着诸多凶恶之魔：道德败坏魔、诽谤魔、欺骗魔和暴虐之魔。

审判厅内挤满了观众，象以往开庭辩论时一样，怀有特别兴趣的观众竟挤到锃明发亮的钢管栏杆跟前。报界的记者们坐在左边指定的席位上。栏杆的后面是观众。室内坐无虚席，门口还站着长长的一队人。

首席法官注意到一个小男孩正抬头看着天花板，那上面嵌着一朵巨大的金叶荷花，花瓣绽开，象征着忍耐。荷花四周映衬着许多亮光闪闪的花蕾，红蓝相间。

波尔森把注意力收回到那位律师的介绍上。尽管他思想游离，但律师所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漏过，多年的法官生涯使他练成了这一特殊技能。早先，他担任第九次巡回审判的受理上诉审判员，继而出任美国申诉法院的法官，直到一年多前才被鲁道夫·乔根斯总统提任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乔根斯总统是保守派。当全国上下正从对过去那种自由政府的迷恋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在大选中一举获胜。他本可以从上届最高法院的在任法官中挑选一位担任首席法官，那样，他就可以不必担心法院内那些微妙的关系会失去平衡。然

而，他却起用了他的老朋友乔纳森·波尔森。象新任总统一样，波尔森拥护保守的主张，是个顽固的立宪主义者，财政上讲究严明有效，并公开蔑视那些被时间证实了与美国传统发生对抗的变化。

律师的讲话被法官玛乔里·蒂琳-马斯特斯打断了一下。蒂琳-马斯特斯是法院里唯一的一名女法官。她是一位富有魅力、精明强干的女人。她不仅给法官席上带来一种温和而理智的哲学，而且(主要是由于女性的原因)还一直起着改变法官传统称呼的作用。如：“波尔森法官先生，”或“布朗法官先生”。自她进入最高法院后，“先生”一词已被取消，虽然仍会出现在偶尔的口误之中。

紧靠波尔森右手的坦布尔·康诺弗法官朝波尔森跟前凑了凑，说道：“律师犯了口误。”

波尔森微微一笑。作为最老而最高法院任期最长的法官，康诺弗常常利用自己老资格的优势对波尔森表示不屑一顾。对此，波尔森总觉得很不自在。康诺弗已成为一个中心人物。他易怒、好争辩、精明强干，衣着奢华，一副纨绔子弟的派头。最近，他第四次结婚了，新夫人年仅二十六岁，而他自己已是八十有二的高龄了。他是虔诚的自由派。

坐在波尔森左边的法官摩根·蔡尔兹凑着前面的话筒，对那律师说：“曼莱克先生，从您的宣誓书中，我所理解的应是，原诉状只立足于州当局拒绝给原告流产的经济上的资助。使我吃惊的是，您今天在这儿陈述的却是什么妇女有权决定其自身命运的观点。”

曼莱克律师从他准备好的报告书上抬起脸来，答道：“蔡尔兹法官，问题要比简单地做一个财政决定复杂得多。

这就是本案之所以要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提出来审议的原因。我们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处理着个人的公民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要使之成为……”

蔡尔兹挥了挥手，又摇摇头。“曼莱克先生，那正是我的观点。我只是希望有话直接说出来，不要绕弯子。我们要么讨论妇女的公民权问题，要么去讨论支票的平衡。”

观众席上有几位咯咯地笑出了声。首席法官波尔森抬起头看了看，顷刻间的欢笑这才止住了。

蔡尔兹继续道：“曼莱克先生，我们大家到这儿来是要决定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要是明确了讨论的问题，这对我们的工作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曼莱克律师试图回到他准备好的报告上。另一名法官又提了个问题。

波尔森转向坐在他身后的主任秘书克拉伦斯·萨瑟兰，问：“这里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萨瑟兰笑了笑，耸耸肩：“我想，是性别问题。”

波尔森深深地吸了口气，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那律师的评论上。克拉伦斯走到帷幕后一会儿，他拿着刚才从法官席后面的图书室里找到的那本书，转身又回到法庭上，将书递给了波尔森：“第十一页，先生，与此案相关。”

当原告的辩护律师结束他的呈词时，那位身着晨礼服的年长律师走到讲台前。他代表伊利诺斯当局。波尔森对他很了解。他们曾是法律学校的同班同学。

“首席法官先生，愿法院圣明，”他说，“我今日站在您的面前，代表的是一个感到混乱而困扰的选民区。历经时间考验的传统观念正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重新篡改。那些对

美国之梦的实现一直起作用的社会准则，那些规定美国人衣着的标准现在正被人蓄意地践踏，处于被告的危境。今天在这儿提出的上诉案……”

玛乔里·蒂琳-马斯特斯法官从她的黑袍子上拽出一簇棉绒。一名治安卫兵很有礼貌地请一观众将他的胳膊从铜管栏杆上挪开一些，而德高望重的康诺弗法官则在漫不经心地咕哝着：“要点，扣住要点。”

主任秘书克拉伦斯·萨瑟兰走到法官们身后，将一字条递给另一秘书劳丽·罗尔斯。她看罢字条，抬起头来，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字条上说他不能按照他们共进晚餐的约定如期赴约了。他耸耸肩，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时，一声清脆刺耳的爆炸声划过沉静的审判厅。

“卧倒！”执行官叫喊道。

九位法官，一个个卧倒在法官首席的下面，衣冠不整。观众们四下看看，也都趴在地板上。穿着白衣衫，系着黑领带的武装警卫跑向法官席。克拉伦斯·萨瑟兰跪到劳丽·罗尔斯跟前，吃惊地相互看着。

“趴下！”一卫兵叫喊着。

克拉伦斯从法官席后伸出头来，看到一名治安员走进审判厅，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满脸堆笑地走过来。“一个电灯泡，”他大声地说：“只是一个电灯泡从灯头上掉了下来。”

“一个电灯泡。”克拉伦斯边说边扶着劳丽站起来。

“象是打枪，”劳丽说：“天啊！多么可怕。”她倒在椅子上，吹了吹散到前额上的一缕头发。

克拉伦斯凑到她的耳边：“很抱歉，今晚还有别的事。”

“这次是谁？”

“好啦……”

“祝你晚上快乐，”她冷冰冰地加了一句。

审判厅里，秩序已恢复正常，那位年长的律师又重新走上讲台，拽了拽礼服，清了清喉咙，继续辩护道：“首席法官先生，愿法院圣明，正如我刚才所说……”

第 二 章

灯泡事件过后三天的星期五早晨。

乔纳森·波尔森坐在自己的议事室里。“克拉伦斯来了吗？”他问其他几位秘书。

“不知道，”其中一位回答道，“我想大概是交通太挤了吧。”

“可能是。”萨瑟兰经常来迟，这件事已使首席法官感到不悦。他讲究守时，认为那些不守时的人是令人深恶痛绝的。

九点二十五分，汽笛响了。再过五分钟，星期五的议事会就要开始了。法院里的所有礼仪之中，只有这个星期五议事会才使波尔森感到特别的重要。每年都可能有几千件请调卷宗的潜在案例报到最高法院来。大部分这样的案例将由秘书批阅，经过分析，写上评语，可以继续申报的案例将放在星期五的议事会上讨论，作出最后的判决。

九位法官在休息室聚齐了。休息室与主会议室是分开的，法官们在相互握手后进入四个主会议室中一个最大的会议室之前，要在休息室里互相帮着穿上长褂。这已成为一种惯例。会议室里有一张镶着黑色皮革的宽大会议桌，上面堆满了笔记簿、备忘录和诉讼短笺。波尔森坐在会议桌的东头，那

是他通常坐的位子。老资格法官坦布尔·康诺弗坐在西头，那也是他经常坐的位子。资历较浅的摩根·蔡尔兹法官拣了个靠近门口的位子坐了下来。这样，他既可以充当门卫，又可充当信使，出去叫个人或转送一些有关参考资料什么的。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波尔森说，“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十点差十分时，有人敲门。波尔森吃惊地睁大眼睛，看着那位资历较浅的法官，他还没有见过有谁竟会冒犯星期五这个神圣的例会。坦布尔·康诺弗怒气冲冲地说了句大家都想说的话：“真见鬼！会是谁呢？”

“我来看看。”摩根·蔡尔兹说。

蔡尔兹法官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是康诺弗的一个秘书——劳丽·罗尔斯。

“最好是件重要的事。”首席法官说。

“是的，先生，这是……”她失声痛哭起来。

“是什么？”波尔森说着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太可怕了——”

“什么太可怕？”波尔森问，其他几位法官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他……哎呀，天哪！他死了……”

“谁死了？”蔡尔兹焦急地问道。

“克拉伦斯……”

“克拉伦斯·萨瑟兰？”

“是他……他已经……”罗尔斯浑身瘫软，跌倒在波尔森的怀里。

他接了她一会，然后将她松开，朝大厅走去。后面跟着

其他法官。“他现在在哪里？”

“在法庭上。”

波尔森率领八位法官，快步走上过道，穿过竖有庞大的亚拉巴马大理石雕刻和一排排整体结构式的圆柱的大厅，踏在坚硬的地板上的急促脚步振振有声，黑色长袍在他们身后飘飘摆摆。一名治安卫兵肃然立正，他以前还从未见到过他们九位象今天这样步调一致地在公开场合走过哩。

他们穿过通向审判厅的那副双扇大门，大门在他们的身后关上了，发出沉重的呻吟。他们抬起头，朝法官席上看去，然后轻轻地走到内廊上。那里，坐在首席法官椅子上的正是克拉伦斯·萨瑟兰。他的头翘向一边，波浪式的淡黄头发也垂向那一边。他似乎是在笑，虽然更象是在做鬼脸。他身上穿着淡灰色的套装，波尔森记得他前天就是穿着这套衣服的。他整齐地打着绿色佩丝利领带，淡蓝色牛津衬衫映出他背心轮廓。唯一不寻常的地方就是他的前额：前额中心有一个小洞，血从洞里喷出，溅到他的右眼上，流到他的上嘴唇，那儿有一撮胡须挡住了血不再往下流淌。现在，洞口的血已经凝固了。

“他死了，”摩根·蔡尔兹说着，走到他跟前，扳着他的胳膊，以便看得更清楚些。

“是谋杀。”坦布尔·康诺弗说。

“在最高法庭上！”乔纳森首席法官补充道，象是判决。

第 三 章

华盛顿市警察局的马丁·泰勒上尉呷了一口紫色的丹麦酒。自从发现了克拉伦斯·萨瑟兰的尸体以后，他的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他刚给最高法院安全处的头头挂了个电话。安全处的头头给了他一张昼夜出入通行证，时限到本案结束。这样，他可以随时进出最高法院。此刻，他正同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谈话。“眼下您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要多，”他说，“是的，不错，枪是二十二口径的，出事时他正坐在首席法官的席位上。除此之外……什么？谁告诉您的？……您的消息可靠吗？太好了，我也这样认为。如有什么事，我们肯定会再找您的。”多年来，这样的话他不知道说过多少遍！

马丁挂上电话，喝干了那点丹麦酒，用剩下的一点凉咖啡填灌饥肠。他打开桌子上一本标有克拉伦斯·萨瑟兰杀人案字样的公文夹，看完里面仅有的两页之后，又合上夹子，点了支丁香树香烟。这种香烟是他早在六个月前想要戒烟时发现的。他原以为这种烟味道太差，因此不愿抽，可是一直没有熬得住。现在他抽这种烟已达到每日两包了。

电话铃响了。“我是泰勒侦探。”他说。

“早上好，”一个愉快的女性声音。“我是司法部的苏

姍娜·平斯切。我想打听一下萨瑟兰案子的情况。”

“案子？”他自言自语道。“案子”公正地说，谋杀确实是一件法定的。“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是这样的，这儿的司法部指派我过问这件案子。听说您在市警察局一手负责此案。我想我们应该先核实一下。”

核实一下，……好家伙，她已成竹在胸，既然如此，也只好罢了。“好吧。”他说。

“泰勒上尉，您看我们今天下午可以碰个头吗？我想建立个系统，以便汇集一下情报。”

“您有吗？”

“有什么？”

“情报？恐怕我是无可奉告的。”

“我只知道些死者的经历、发现场合以及怎样被杀的。”

“我们也是。”

对方的叹息倒对他起了点作用。他应该好好地同她合作。“平斯切小姐，今早我一直有点不适，要是对您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请多原谅。我们一定碰次头吧！”

“今天下午三点，怎么样？”

“我有点不大方便。三点钟我要同萨瑟兰的家人见面。”他静静地解释着，然后问：“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嗯，我……好吧，谢谢。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三点钟，我在萨瑟兰公寓的前面见您。知道在哪儿吗？”

“地址我有。要我寻找什么样子的汽车？”

“不要记什么汽车，你立刻就会认出我的。”

“真的吗？怎么认？”

“我是警察中最标致的侦探，集保罗、马太^①于一身。”

“马脚一露，就要无地自容的。”

“对，那就是我。三点钟见！”

他挂上电话，站起身，伸了伸腰，看看窗外。十月的华盛顿，白天也是寒风凛冽。“已经是冬天了！”他咕哝着，放下衬衫的袖子。右边的袖口张开着。他早上穿衣服时就曾注意到那颗扣子掉了，不过为时已晚。除这件外，其它几件衬衫也都是掉了扣子的。他匆匆穿上那套茄克衫，走到斜挂在门旁的一面小而破的镜子跟前。有些时候，他会觉得年轻一些，不象个46岁的男子，不过，今天不是那种时候。破镜子里映照出的形象引不起他年轻的感觉。他已开始发福，凸出的面颊呈粉红色，下颚开始变宽，细而直的黄发开始脱落。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头发分得很底，以便长的一边能盖得住秃顶。中学的时候，同学曾叫他“圆脸”，他转身从办公桌上抽出萨瑟兰案的文本夹，脸上露出了微笑。无论年龄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他现在总比中学时好看一些，至少没有粉刺了。

五分钟后，他同他的上司——多利安·马尔斯——坐在一间颜色斑驳的小会议桌旁。多利安·马尔斯比他小四岁，获得过犯罪学硕士、心理学博士学位。同桌而坐的还有另外四名侦探，也都是负责萨瑟兰案的。

“这是我执法生涯中的一件最重要案子，”马尔斯说。他从烟斗中吸了口烟，眼看着泰勒：“马丁，案子不解决，

^① 保罗、马太均是美国侦探片演员。

我们会象在高压锅里一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他们已在谈论最后的期限了。我们要是处理得不好，就意味着都要倒霉……”

泰勒严肃地点了点头，把没有扣子的袖口塞到茄克的里面。他打开萨瑟兰案公文夹，说：“多利安，我们只得待在厨房里了，无论里面的温度有多高。”他想控制住自己的习性，以便模仿他上司经常说那句陈词滥调时的调子。

泰勒到萨瑟兰住宅地晚了些。这是一所庞大、松散的住宅群，红砖砌墙，拉毛水泥沟缝。整幢住宅离开马路，在切卫牧场占地4公顷。原始的建筑反映出1910年流行一时的联邦式建筑风格，多次的修补和装饰已使它变成一个较为拆衷的住房。

一辆装有短波无线电的市警察局警车停在一条长而弯的车道前，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官站在旁边。前面二十米远处停着另一辆汽车。泰勒把他这辆没有标记的蓝色豪华车停在第二辆车的后面。那辆车门开了，苏珊娜·平斯切从里面走了出来，首先露出的是双十分优美的大腿。泰勒立刻便意识到她很漂亮。他估计她的身高约为五英尺四寸。不过，行走起来要显得高些。乌黑发亮的波浪式头发蓬松在头上，微风吹动着几缕青丝。她的脸上带着明确而坚毅的神情。每一特殊的表情都伴随着其它部位的变化。她的肌肤白嫩白嫩的，丰满且带有性感的嘴唇抹着口红，一双充满表情的绿色大眼睛周围的睫毛上涂着浓淡适中的睫毛油，面颊上扑的胭脂粉恰到好处，好象那红颜色是从皮肤里透出来似的。

她微笑着伸出了手。他握住对方的手，说：“很抱歉，